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近代中國西北伊斯蘭教門宦制度的發展歷程與社會適應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4-056-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計畫主持人：張中復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0 月 17 日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 近代中國西北伊斯蘭教門宦制度的發展歷程與社會適應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4 - 2411 - H - 004 - 056 -

執行期間：94年8月1日至95年7月31日

計畫主持人：張中復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 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15 日

## 近代中國西北伊斯蘭教門宦制度的發展歷程與社會適應

本計畫主要是透過歷史學、宗教學與民族學的方法和視野，來探討近代中國西北伊斯蘭教門宦制度的起源、傳佈及其整體發展歷程。研究中並以「社會適應」為觀察重點，分析自清初至當代的近三百年來，門宦制度在西北穆斯林社會中所扮演的各種角色及其所產生的功能和影響。

門宦的本質，最早可以追溯到以外來伊斯蘭教神秘主義為核心思想的蘇非派教團（Sufism Orders），其傳教過程中逐漸形成結合社會勢力與經濟資源的教權組織。經過近三個世紀的發展，依據所傳蘇非派教義的不同，以及地域和社會環境的差異，門宦制度在西北共分為嘎的林耶、虎夫耶、哲合林耶與庫布林耶等四個派別，這也就是近年來學界所統稱的「四大門宦」。這四個門宦系統之下，各自發展出約四十餘個規模不一的分支派別，其主要根據地都集中在甘寧青穆斯林地區。就現有中外具體研究成果看來，當代學界對於門宦制度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三點：甲、歷史文獻學的溯源研究與歷史現象的解釋；乙、宗教學對於蘇非主義教理與相關伊斯蘭教義內涵的詮釋；丙、民族學對教權體系運用和社會文化變遷現象的歸納與分析。故本計劃即是以這三種取向為主要範圍，將以上三種學科中之相關學理與方法，歸納出與「社會適應」有關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架構。同時並規劃於甘肅蘭州、臨夏回族自治州以及隴東的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等地進行田野調查，就文獻資料與田野民族志材料做有系統的比較。其中以位於臨夏廣河屬於虎夫耶的鬍門門宦，以及張家川的哲合林耶門宦（北川與南山）為觀察中心，並藉此掌握當代門宦現象中與「社會適應」相關的議題，及其研究特點。

關鍵詞：中國伊斯蘭教、門宦制度、蘇非主義、回族

## Abstract

### **The Developing Process and Social Adaptation of Islamic Men-Huan (Sufism Orders) in Contemporary Northwestern China**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roject is tried to use the research aspects in historiography, science of religion and ethnology (anthropology) to study the origins, spread and totally developing process about *Men-Huan* in contemporary Northwestern China. In the meantime, this project also consider to use the concept of “social adaptation” as the major viewpoint to analyze basic roles and the diversity of social-cultural functions and influences in *Men-Huan* systems during the past three centuries that from early Q’ing period to Modern China.

About the proposition of natures in *Men-Huan*, as in the early time might trace to the exotic Islamic Sufism Orders that conceiving mysticism as the main thinking core and later to develop gradually to many significant localized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nd then can effectively to control social-economic power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theory of Islamic mysticism an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s, *Men-Huan* in Northwestern China had developed four major sects, they are also the so-called “ Four Great *Men\_Huan* ”- Qadiriyya, Khufiyya, Jahriyya and Kubrawiyya. These four Sufism sects still can be divided to other nearly forty small sub-sects in the Muslim societies of Gansu, Qinghai and Ningxia. As to observe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Men-Huan* system by many scholars, there are three main orientations will be noted: 1. The explanation of documents by the aspects of historiography; 2.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s of diversity in Sufi-mysticism by the viewpoints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3. The analysis and induction about the phenomena of social-cultural changes that from the exercise of religious powers and organizations that by the observation of ethnological methods. As the result, this project is also tried to use these three orientations that combining the idea of “social adaptation” to construct the basic frameworks of researches. In the other hand, for the reasons of comparison between the documents and the data of ethnography, this project still plans to exercise fieldwork studies in Gansu during the midst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these site including Lanzhou, Lingxia and Zhangjiachuan. According to the purpose for analysis of the aspects of “social adaptation” , the sites of fieldwork are concentrated in Khufiyya’s Humen *Men-Huan* ( in Guanhe) as well as Jahriyya’s Beishan and Nanchuan *Men-Huan* ( in Zhangjiachuan).

Keywords: Chinese Islam, *Men-Huan* (Sufism Orders), Sufism, Hui Nationality

# 報告內容

## 一、前言

在有關中國伊斯蘭教研究的傳統領域中，不同宗教思想所產生的宗派化、世俗化以及地方教權組織的形成與發展等議題，在過去是較少被觸及到的部份。九世紀以降，以伊斯蘭神秘主義（Islam mysticism）為核心的蘇非派（Sufism），在穆斯林世界中所產生的宗教反思現象，及其延續的教團化現象（Sufi Orders）所產生的社會、政治支配體系，十六世紀以後也開始傳入中國。此即門宦制度產生的淵源背景。

門宦制度是明末清初，隨著中亞與西亞等地伊斯蘭神秘主義蘇非派門各種修道思，在中國有了比較廣泛的傳播以後，在西北地區首先產生並發展起來的一種具有中國伊斯蘭文化與社會特色的宗教組織。從伊斯蘭教教史看來，門宦的本質原為蘇非派教團，其傳教過程中逐漸形成結合社會勢力與經濟資源的教權組織。因此到清末，文獻中才出現以傳統中國社會「宦門」、「門戶家」等類似的詞彙，來稱呼這些已儼然成為西北穆斯林地區特殊宗教權勢的新興宗派。門宦的出現，使得在中國傳佈已近一千年的伊斯蘭教，從原本逐漸「華化」的發展特色中，又開始出現外來其他伊斯蘭宗教思想影響下所產生的「回化」內涵。（見傳統先，《中國回教史》）這種屬於伊斯蘭宗派分歧發展的現象，不僅使傳統「格底木」（老教）教坊制度在西北逐漸失去占主導的地位，同時也使得中國伊斯蘭的宗教與社會性質，開始進入多元主義（pluralism）的發展階段。

門宦在中國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前述的宗派細分化及其地方化的教權組織現象為其最主要的特色。經過近三個世紀的發展，依據所傳蘇非派教義的不同，以及地域和社會環境的差異，門宦制度在西北共分為嘎的林耶、虎夫耶、哲合林耶與庫布林耶等四個派別，這也就是近年來學界所統稱的「四大門宦」。這四個門宦系統之下，各自發展出約四十餘個規模不一的分支派別，其主要根據地都集中在甘寧青穆斯林地區。無論傳入時間遠近，門宦各個宗派都以傳承蘇非義理的「篩海」（Shaykh，教主）為中心，傳授蘇非學說與儀禮，並建立道堂，修建「拱北」（歷代「篩海」或其家屬的墓廬），做為修功辦道的地方，以及傳教與行教的機構。由於門宦以蘇非派教義為立教中心，加上要求對「篩海」與「拱北」的崇拜現象，因此與「格底木」以及後來傳入具有宗教改革特色的教派（如伊赫瓦尼）等之間，有時會在傳教過程中產生摩擦。而各個門宦之間，甚至在本門宦內部的不同支派，往往也會因爭取教眾等社會資源因素而爆發衝突。清代中期以後，門宦更與西北地區穆斯林抗清運動產生密切的關係。如乾隆年間的「蘭州事變」與「石峰堡事變」，便導因於哲合林耶門宦與華寺門宦（屬虎夫耶）的衝突。而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甘回首領馬化龍，其本身就是哲合林耶第五輩教主。此外，光緒年間的「河湟事變」，以及民國以來西北馬家軍閥推動伊赫瓦尼的運動，都與當地門宦勢力的消長有關。由此可見，研究近代以來的中國西北伊斯蘭教史及其特色，門宦制度的發展及其變遷，應該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切入點。

##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以伊斯蘭教傳入中國的整體歷史視野，就宗教史、社會史與民族史等方面的觀點，來研究西北門宦制度的淵源、背景以及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過程及其相關特色。門宦在西北雖然宗派分歧，但從各個門宦的傳播發展史來看，大體上都經歷以下三個階段：

- 甲、早期受蘇非派思想影響的各個門宦的創建者們的傳教活動和門宦的建立；
- 乙、門宦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同世俗生活和社會勢力相結合；
- 丙、從單純的宗教派別演變為具有一定社會和經濟地位的社會團體。

因此，本計畫擬從「社會適應」的角度，來做為檢視門宦制度歷史進程的主要觀察點。這一方面可以反映出，伊斯蘭蘇非派宗教思想在西北穆斯林地區「社會化」與「世俗化」過程中的幾個重要的歷史特徵與面向，其中包括宗教體系與傳統中國社會家族、宗派結構的結合模式，以及教權組織與朝廷（國家體制）之間的共生或是衝突關係。另一方面，近五十年來門宦制度經歷中共一度禁絕打壓，到「改革開放」後的恢復發展，這其間的重大變化，不僅提供門宦歷史中相當特殊的「社會適應」事實，同時也為其他歷史時期中門宦的適應機制提供出不同類型的比較觀點。在本計畫的執行過程中，當代田野觀察主要以臨夏回族自治州廣河縣屬於虎夫耶的鬍門門宦，以及隴東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的哲合林耶門宦（北川與南山）為中心。

## 三、文獻探討

無論在世界伊斯蘭史或中國伊斯蘭研究的領域中，蘇非派教團或門宦制度的研究成果可以說是相當有限。按門宦制度為伊斯蘭神秘主義蘇非派思想在中國傳播與轉化下的結果。基於教派思想的特殊性與教權組織的封閉性，加上伊斯蘭教在傳統以漢族為中心的中國社會中，一直保有宗教上的本義性、沉默性與神秘性等特質，因此在一般史料的記述中是很難積累出具體的內容。另一方面，由於自清乾隆時期以降，西北地區穆斯林民族出現持續性的大規模抗清運動，其中蘇非派的門宦組織時而扮演主導性的角色，因此像哲合林耶這種被區分為「新教」的抗清組織，自然就會成為官方欽定史觀下的「邪教」。而這類帶有負面意義且定型化的新教史觀，似乎已成為一般中國伊斯蘭教史中回民「抗清作亂」的代表內容之一。不過，這種情形在近半個世紀以來卻有著相當大的改變。

自「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學界近年來研究中國伊斯蘭問題時必須重視門宦的情形，相當重要的一個關鍵在於，部份出身西北回族的民族宗教工作者，基於對周遭伊斯蘭社會文化的熟稔，以及長期接觸並深入了解各門宦的實際情況，以系統化的整理、歸類、與分析，將數百年來在西北穆斯林社會中盤根錯節的門宦現象，業已釐清出前所未有且通具整體性與全知性的面貌。嚴格說來，這類涵蓋民族志、宗教志、歷史學與文獻系譜學意義的科研成果，為當代中國伊斯蘭研究中開創「門宦教派學」的領域奠定了必備的基礎。出身隴東哲合林耶重鎮張家川的回族學者馬通，於八〇年代初期先後出版《中國伊斯蘭教派與門宦制度史略》、《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等兩部著作，直接為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學」開啟了研究先河。其中《史略》一書，根據五〇年代以來近五十位西北門宦、教派負責人或

耆宿的口述和家史，以及相關碑文、論著，整體呈現出西北地區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宗教文化上「四大門宦」的基礎格局，以及有關的四十餘支派別組織的系統性架構。與《史略》不同的是，馬氏的《中國伊斯蘭教派門宦溯源》一書，則直接探討並解決研究門宦制度中最具困難度與資料最不易系統化的部份一道統源流與傳承，以及宗教教理的發展與衍化脈絡。而馬氏以《史略》的基礎，逐步對此中國伊斯蘭學「禁區中的禁區」展開溯源性的研究。例如清初中亞蘇非派著名的宗教人士親自來到西北，將相關學理、道統傳授給當地的「穆勒什德」(murshid 導師)，進而就地形成派別組織，此為不少門宦之所以建立的重要史實依據。像是相傳為穆罕默德二十五世後裔的赫達葉通拉西(Hidayat Allah，或稱阿帕克和卓 Kholja Apak)之於虎夫耶畢家場的馬宗生與穆夫提的馬守貞；或是相傳為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後裔的華哲·阿不都·董拉西(Kholja Abdullah)之於嘎的林耶大拱北的祁靜一等皆是。此外，《溯源》亦強調運用西亞伊斯蘭教教派學理來解釋門宦道統源流的關聯性與互動性。像是以早期西亞嘎的林耶的道統傳承，來分析中國嘎的林耶與哲合林耶的共源性，以及兩者傳說中「道出什葉」的可能。

在西方學界，研究中國門宦制度最重要的人物，應為已故哈佛大學教授佛萊徹(Joseph C. Fletcher)。七〇年代初期，佛萊徹發表哲合林耶門宦創始人馬明心研究的專文，釐清了乾隆年間甘肅新舊(老)教教爭的癥結，以及花寺門宦與哲派兩者間與中亞蘇非教團納合什版底耶(Naqshbandiyya)的淵源關係。此後，佛氏繼續在《劍橋中國史一晚清篇》中，以十八、十九世紀清朝統治新疆及與中亞政局的歷史發展為中心，來說明納合什版底耶教團的和卓勢力與清代中葉以來西北局勢動盪的關聯性。多年前，佛萊徹去世前最重要的遺稿之一，〈中國西北的納合什版底耶〉(The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一文，在其弟子李普曼(Jonathan N. Lipman)的整理下正式出版。(此文目前已有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中譯本，兩者均尚未正式出版)此文一如佛氏其他相關著作，運用西亞伊斯蘭與中文基本史料，將近代西北門宦的道統源流與此重要的中亞蘇非教團間的關係，做基本溯源性的論析。佛萊徹認為傳入中國西北的納合什版底耶係屬兩支不同的體系，其一為源自十六、十七世紀中亞傳統式蘇非主義型態的虎夫耶，另一支則為源於十八世紀西亞也門、屬於改革式蘇非主義型態的哲合林耶。很明顯的，佛氏研究西北蘇非派門宦道統源流的取向，與前述馬通的《史論》及《溯源》有著類似的共通性，這也為今後中西雙方探討西北伊斯蘭蘇非主義的流變，開創出比較研究的可能。另一方面，結合近代以新疆為核心的中亞民族宗教史，來做為研究西北門宦問題的淵源與背景，應已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除佛萊徹外，日本著名的中亞史學者佐口透，在其代表作《18—19世紀東トルキスタン社會史研究》一書中，已很明顯地可以看出這種中亞—新疆—甘寧青三地伊斯蘭「神秘主義」發展史觀的脈絡。

在文獻資料方面，除以前文中所提及馬通與佛萊徹等人的代表著作外，亦廣泛徵集門宦本身與民間自行印行之有關材料。以近年來本計畫主持人多次前往甘肅、寧夏與青海等地進行田野調查過程為例，已發現多種這類珍貴的「民間版」門宦文獻，諸如曼蘇爾·馬學智的《哲罕耶道統史傳》以及同一書但經後人增補之《哲赫忍耶道統史略》、哲派第七輩教主馬元章的《沙溝詩草》(以上屬哲合林耶)；丁克家等著之《兩世吉慶—中國伊斯蘭教虎夫耶洪門》、馬世英之《虎夫耶丁門門宦史略》(以上屬虎夫耶)；不著撰人之《文泉堂—崖頭門宦簡史》、《台子拱北馬明清先賢略傳》、《(大拱北)清真根源》(以上屬嘎的林耶)；以及馬世英之《中國伊斯蘭教庫布林耶譜系》(屬庫布林耶)等。此外，亦有關於來自西亞

蘇非派神秘功修著作的「民間版」中譯本，像是俺由布·尕勒·大毛拉的《機密的泉源—乃格什板丁耶·穆占底丁耶·道乘的功課》、(波斯)舍熱哈·卡非·滿倆·扎米之《伊斯蘭蘇非派修持指南》等。以上著作，目前都已被本計畫主持人所徵集，其雖都不是正式出版品，但對於理解門宦制度的歷史與發展特色，卻提供出罕見的「自身觀點」。這些對於一向處於文獻不足的門宦研究而言，是相當難能可貴的材料。但此一情形至去年(2005)年底時卻有明顯的改變。

大陸近年來最重要的宗教文獻的整理出版工作—《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第四部份，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周燮藩主編的《清真大典》(合肥:黃山書社,2005)於二〇〇五年底正式出版。該套叢書共二十五冊，為目前搜羅中文、阿拉伯文、波斯文中中國伊斯蘭教典籍中之集其大成者。其中第十九冊收錄者多為門宦蘇非派材料，除前段中曾提及之《哲罕耶道統史傳》、《哲赫忍耶道統史略》、《沙溝詩草》、《(大拱北)清真根源》之外，尚有《臨夏拱北溯源》(馬慈廓著,民國鉛印本)、《穆罕麥斯》(阿拉伯文贊聖詩)、《哲赫林耶道統史小集》(馬學智著,民國鉛印本)、《回教藍山道派哲赫思葉源流記》(述源撰,現代節譯本)、《鬍子老太爺史略及家譜》(不著撰者,舊抄本)、《四季清》(坎離堂楊老太爺撰,舊抄本)等民間抄本。在此之前,部份典籍如《(大拱北)清真根源》因屬內傳資料,除嘎的林耶門宦外,一般在臨夏等地是不易獲得的。而這些民間門宦資料的正式彙集出版,意味著今後教派門宦學的研究將更具備某種「信史」基礎。

除前述之早期門宦資料外,位於隴東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的哲合林耶門宦宣化岡道堂於二〇〇五年底正式出版《宣化岡志》(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5)一書。該書由哲派第七輩教主馬元章侄孫馬國瓚(1935-2003)主編,為近年來門宦自己撰寫、且具有當代宗教志內涵的文獻材料。由於社會經濟變遷快速,宗教組為掌握更多的社會資源,有部份門宦亦正考慮循《宣化岡志》之例出版自身相關之宗教志材料。不過,大陸當局對於內部宗教資料的出版一向採取嚴格審查的措施,類似《宣化岡志》的當代文獻是否會持續出現、其影響效應如何等情形,值得繼續觀察。

#### 四、結果與討論

就現有中外具體研究成果看來,當代學界對於門宦制度的研究取向大致可以區分為以下三點:甲、歷史文獻學的溯源研究與歷史現象的解釋;乙、宗教學對於蘇非主義教理與相關伊斯蘭教義內涵的詮釋;丙、民族學對教權體系運用和社會文化變遷現象的歸納與分析。故本計畫即是以這三種取向為主要範圍,將歷史學、宗教學與民族學中之相關學理與方法,歸納出與「社會適應」有關的問題意識與研究架構。同時並規劃進行田野調查,就文獻資料與田野民族志材料做有系統的比較。

在田野資料方面,本計畫以探討門宦制度史及其社會適應為主,故仍有必要對於當前相關西北穆斯林地區進行田野資料的收集。本計畫田野規劃必須採取精簡但力求深入的方針,故地點主要選擇在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按臨夏為中國伊斯蘭各教派門宦現象最為集中之地區,其中臨夏市尚有「中國小麥加」之稱。由於本計畫主持人過去十二年中,已先後近十次前往臨夏從事訪察,對本計畫須從事田調之場域已有部份認知與資訊掌握,故



有助於事先規劃聯繫與相關研究設計等事宜。由於哲合林耶門宦的傳佈範圍多在寧夏，但位於隴東的張家川回族自治縣自清末以來即成為哲派的重鎮，因此本次田調亦選擇在當地進行。此外，在田野研究設計方面，除針對當前門宦制度的發展、變遷與社會適應等議題之外，尤須注意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門宦的教權傳承、宗教祭儀（爾麥理）與修建道堂「拱北」等傳統鞏固勢力的手段，亦出現多樣化與複雜化的特殊現象。這些對於從整體歷史來觀察門宦社會功能的演進和變革是相當有意義的。

基於此點，本計畫主持人於二〇〇六年暑假期間前往臨夏廣河之鬍門門宦與張家川回族自治縣的宣化岡拱北進行實證研究時，特別集中在宗教祭儀（爾麥理）的社會功能與拱北一教權象徵意義的當代適應等現象。在宗教祭儀（爾麥理）的社會功能方面，七月初適逢鬍門門宦馬伏海老人家（教主）紀念爾麥理，廣河縣城中的主要拱北（太子寺拱北）與附近之徐牟家拱北（俗稱墳園，馬福海三子「三太爺」拱北）等地持續舉行宗教祭儀，除其鞏固現任教主教權與教下的傳統互動模式外，經濟活動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亦屬明顯。在張家川方面，北山（宣化岡）拱北較一九九四年以來明顯加修重建，其爾麥理與其他宗教活動仍支配張家川與寧夏其他相關哲合林耶門宦各坊教下。此次調查中亦得知《宣化岡志》的詳細審查與出版過程。最初地方宗教人士所呈現的觀點與原始資料運用的論述架構，其存在不少爭議性，其後還是需經由宗教上層人士與本教派知識份子的大幅度改寫，方能通過黨政機關的審查。可見這類當代門宦內部資料的整理與出版，在大陸現行體制下仍存在著一定程序的敏感性。此外，在張家川南川道堂的訪查過程中，原拱北的墓廬群中新出現屬第五輩教主馬化龍的部份。按一般哲派認定馬化龍的拱北分別在寧夏吳忠四旗梁樑子與宣化岡。此次南川道堂的現象，明顯與宣示教權的正統性有關。這對於研究二十世紀初以來，有關哲合林耶門宦教權分裂發展的歷史提供出不同的思考方向。

本計畫執行期間，計畫主持人曾將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於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主辦之「國家與原住民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的論文〈從「蕃客」到「回族」：泉州地區穆斯林族群意識變遷的歷史省察〉改寫，目前已通過該所審查正編入正式出版之論文集。二〇〇六年五月，計畫主持人受邀出席由政治大學社會科學學院主辦之「2006年兩岸發展模式之比較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會中發表論文〈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對當代新疆民族分離運動的衝擊與影響〉。二〇〇六年六月，計畫主持人受邀出席由南京大學與哈佛大學合辦之「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文明對話國際學術研討會」（昆明會議），會中擔任「明清回儒思想家」專題討論部份論文之評論人，並將〈從「蕃客」到「回族」：泉州地區穆斯林族群意識變遷的歷史省察〉一文中，有關泉州靈山聖墓現象與西北門宦蘇非派拱北文化之間的關聯性問題，於分組會中報告。此外，二〇〇六年七月，計畫主持人赴蘭州受邀出席由蘭州大學主辦之「首屆中國回族學高級論壇學術研討會」，會中提出〈論當代門宦教派學與民族志研究的互動關係及其思考—以《宣化岡志》為例的探討〉發言稿，與〈民族學與當代中國西北穆斯林社會研究—從田野調查的理論與實務談起〉論文。目前〈伊斯蘭宗教極端主義對當代新疆民族分離運動的衝擊與影響〉與〈論當代門宦教派學與民族志研究的互動關係及其思考—以《宣化岡志》為例的探討〉兩篇論文正改寫中，預計於二〇〇六年底進行投稿發表。